清明印象

那年清明，与一只猫头鹰结缘

□刘亚华

那年清明，我和表哥在竹林里玩，在返家的途中，发现一棵大棕树上，一只猫头鹰正蹲在那里，眼睛圆鼓鼓的瞪着我们。我嚷嚷着对表哥说，快点给我捉来玩吧，我可喜欢了。一向疼我、又是捉鸟能手的表哥，看见猫头鹰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没有勇气伸出手去，拖着我的双手，让我在哀求声中抱憾离开。

几年后，家乡便传出一件怪事。说是镇上一人，戳了猫头鹰的窝，并打死了小猫头鹰。老猫头鹰不久过来复仇，啄瞎了他的眼睛。那人我虽没见过，但这事被家乡人传得神乎其神，我也为表哥那次的懦弱暗自庆幸，幸亏没有捉它，要是捉了不知道后果会成啥样。于是，对于猫头鹰，我心生怯意。

父亲离世的那一年，母亲整日以泪洗面，难过得不得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抑郁症，很难治。一天，母亲推门准备睡觉，发现一只猫头鹰正站在衣柜顶上，两眼炯炯有神的望着她，第二天天亮了也不肯走。母亲说：你父亲化作一只猫头鹰来陪我，我要把它养起来。我不敢看猫头鹰的眼睛，仿佛有一缕凶光随时准备袭击你，于是百般阻挠。母亲却坚持己见，知道猫头鹰爱吃田鼠，于是找来捕鼠器，捕鼠笼，细心地喂养它，还给它取名“小黑”。

母亲在衣柜顶上给小黑安了个家，铺上了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新棉絮。她真的把它当成了父亲，每日和它絮叨家常小事，开心不已。常常看见，母亲倚在衣柜上，喂小黑吃食，那只让我畏惧的小黑，却懒懒地趴在木板上，任由母亲亲密的抚摸。因为有了小黑的慰藉，母亲渐渐地开朗起来，小黑也很奇怪，它一直呆在母亲的睡房，我从没见它出去过。

渐渐地，我也对小黑有了感情，不再害怕它了，敢喂它吃食，抚摸，甚至有勇气将它抱在怀里。小黑乖顺得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任由你在它身上鼓捣，我有时候把它当玩具，给它穿件花衣服，让它在床上跳来跳去。

两年后，母亲的抑郁症彻底地好了，也就在那时候，母亲认识了同样丧偶的李伯伯。我和母亲商量，放飞猫头鹰，让它回到大自然中去。母亲虽然有些不舍，但因为有了另一段爱情的滋味，决心放下父亲，将曾经的那分爱恋珍藏心底。

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母亲手捧着小黑，眼含热泪，嘴里喃喃自语：“你飞吧，飞吧，放心，我会想你的。”小黑在母亲手中迟迟不肯飞，母亲下了狠心的一甩手，小黑落在地上，眼睛瞪得老大，不相信似地看着母亲。母亲又爱怜地将它捧起，对视了两分钟的时间，终于，小黑展开翅膀，向天空飞去，隐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

我一直都相信，那只小黑，真的是父亲“化作”的，他不会离开，它永远都在某个角落，看着我们。

清明，一纸素笺寄相思

□刘 希

前几天，妹妹说，她买了两株柏树栽在父亲的坟前，我在想，临近清明，我拿什么奉献给爸呢？想了想，我决定给父亲写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爸：

您离开我们整整15年了。15年，我已经从一个懵懂的小孩变成一个懂事、明理的大人；妹妹也已成人，马上要面临出嫁；但妈妈也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妇人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您不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少艰辛坎坷，又有多少次我在梦里哭醒，我问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要在我12岁的时候让我承受丧父之痛！

痛是其次，彷徨和无助却宛如一条毒蛇，咬得我心里难受。中考、高考，我多想有您给我做做参考，挑一所好学校，选一个好专业；步入社会，我多想有您给指点指点，告诉我，哪个道、哪条路适合我；谈婚、论嫁，我多想有您给我参谋参谋，把把关，哪怕您说：“这个人，我不喜欢。”

还好，再艰难的日子都已经挺过来了。

现在，我已经成家立业。您的女婿对我很好，凡事都很体谅我。我们的小女儿也已经四岁了，孩子长得很可爱。为了生活得更好一点，他出去打工了，每个月有近七千块收入。我盘算着再过两年，我们攒点钱，就回家开个汽车美容店，好好过日子。

妹妹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学了一年美容。这两年她都在家乡县城的一家服装专卖店打工，前段日子荣升为店长了，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看着她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待人接物、工作能力都很强，亲戚邻里们都很喜欢她，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妈妈也很好，她说过惯了一个人的日子，不肯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还是在我们家的老房子里，养了鸡、鸭、猪，偶尔卖卖小菜。只是近来腰痛。妹妹陪她去医院看过，可能是因为过去挑担太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不过您别担心，医生说了，吃点药，不要再干重活就会好的。

邻村有个男人想找妈做伴，这个念头差不多有四年了。可能是妈怕给我们添负担，或者是其他原因，妈一直都没答应。我和妹妹其实都没意见，只要妈愿意，我们会举双手赞成。您说，我们做得对吗？

写完这封信，我的脸上已经挂满泪水。如果您看到我流泪，您一定会笑我说：“这么大了，还这么脆弱。”每次有泪滑过，我便想起曾经您喜欢的那首郑智化的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放心吧，我会自己擦干泪水，然后继续朝前走，我会照顾好妈妈，照顾好我们这个家。

爸爸，您安息吧！相信我、妹妹还有妈妈，我们一定都会幸福的。

永远想您的：小希

一纸素笺寄相思，一家人好好的，这不正是父亲在生之前最大的希望吗？我相信，父亲读到我的信，一定会高兴地笑开怀的。

外婆的收音机

□谢汝平

外婆最喜欢听收音机，因为她是个盲人。

外婆年轻时是个远近出名的美人，还是京剧团的演员，那时是样板戏一统天下，外婆扮演的李铁梅曾经迷倒多少人。可是后来外婆生了一场大病，病是好了，但却落得个双目失明，从此便告别了她喜爱的舞台。

外婆没事的时候，就会静静地听着各种电台的节目，当然最喜欢听的还是戏曲。每年暑假，父母都把我送到外婆家，既是让外婆照看我，也让我陪陪外婆。外婆非常喜欢小孩子，尽管眼睛看不见，但总是想方设法做些好吃的给我吃。外婆对我的期望很高，她说我有唱戏的天赋，就经常让我陪她一起听戏，还教我一些简单的练声。开始，我觉得非常有趣，便跟着饶有兴致地学，但很快，我就厌倦了。外面小伙伴们在掏鸟窝、捉知了，这些对我更有吸引力，就成天想往外面跑。可是外婆不让，她最害怕我出去游泳出意外，因此总把我拦在屋子里，陪她听戏、听她讲戏文、还要我学着唱。

于是，我就把心思都花在怎样溜出去玩上面。我欺负外婆的眼睛看不见，装着很乖的样子，跟着学唱，开始声音很小，慢慢地越唱越大声，然而却慢慢地往门外退，以便让外婆听起来我还是在她身旁。可是我的小伎俩瞒不过外婆，她虽然眼睛看不到，但耳朵灵敏得很，在我将出门的时候，走过来，一把拉住我，让我失望极了。经过多次斗争，我知道自己无法成功，便把怨气发在那个收音机上，我趁晚上外婆睡觉的时候，偷偷地把收音机后盖打开，把里面的电线给扯断，然后又把后盖盖好，装着没事人一样。第二天，外婆开收音机时才发现坏了，她眼睛看不见，当然也不会修理，外婆静静地坐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讲。当时我吓坏了，却没勇气承认是我弄坏的，只默默地陪着外婆，出去玩的事情早已忘到了一边。我想帮外婆把收音机修好，可是被我扯断的电线怎么接，也还是不响，我知道惹外婆伤心了，也就再也不敢溜出去玩。

直到快开学时，父亲来接我回家，才把外婆的收音机修好。听到了久违的节目，外婆露出开心的笑容，那一刻，我后悔极了，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如今，外婆已去世多年，每到清明节，我总抽空去看看她。我给外婆带了一个非常精致漂亮的收音机，摆在她的墓前。我扯起嗓子唱着外婆当年教我的一段戏时，便忍不住泪如雨下。

清明时节忆恩师

□张永生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又是一年清明节。每当这时，刘老师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便会变得更加清晰。

刘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个头不高，腰杆笔直，短发，干净利落。刘老师很敬业，我们平时的作业，她总是认真地批改。为了给我们上好课，刘老师经常备课到深夜。其实对于她来说，小学的那点知识，早已经熟烂于心，但是刘老师每次都能讲出新的东西来。当时，同学们都特别敬佩她，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她的铁杆粉丝。我哥哥师范毕业后曾和刘老师做过同事，他经常对我说：“你说话的动作习惯，真是像极了刘老师！”哥哥跟我解释说，每个学生都会在无意间模仿自己喜欢的老师。

我还记得，那时候班级里成立了“帮扶小组”，主要任务就是由成绩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帮助后进生。作为学习委员的我，一到课余时间就学着刘老师的样子给后进生讲题，当时别提多自豪了。刘老师若是有事请假，不能来上课了，同学们都非常失落。有一次，她连续几天没来上课，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抓耳挠腮。班长说，老师病了，咱们应该去看看。既然这样，总得带点礼物吧。带什么好呢？集思广益之后，决定由班长出一套语文题，大家都认真答，争取都考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让老师知道她不在我们还能表现这么好，这样刘老师肯定会高兴的。后来我们全班同学真的带着一沓试卷浩浩荡荡地去了五六里地之外的刘老师家。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刘老师看到我们那一刻的潸然泪下。

因为刘老师是学校年龄最大的教师，所以校长特批她可以坐着讲课，但是刘老师仍坚持站着讲，她说这既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重。由于常年站立，刘老师腰痛的毛病越来越厉害，有时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握着粉笔写字。我们都很心疼她，有的同学一边听讲，一边噙着眼泪。为了减轻我们的思想负担，刘老师总是笑着说：“没想到你们小小年纪，感情还这么丰富。”

每每回忆起刘老师，我的心底里总会滋生出一种感动与温暖。清明节到了，我为远在天国的刘老师点上一支蜡烛，在闪动的烛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刘老师那慈祥的笑容，又一次沐浴到了那师爱的阳光……

编者按

《历书》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清明之际，令人触动的不仅是草木吐绿的春景，更有扫墓、祭祖、怀人的思绪与感怀。本版特选取一些关于清明的散文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天堂的门票

□蒋 平

此刻，站在清明的屋檐下，我又看见了父亲。在疾病的折腾下，那些天，曾经健壮得可以赤手缚虎的父亲，脆弱得象一枚随时飘零的枯叶。

弥留的那一刻，和往常一样，父亲安祥地坐在转椅上，医生刚给他抽完积液。想着即将迎来美美的一觉，父亲用他吃力的嗓音对着我、对着医生，轻轻地、轻轻地说：“现在，我就想说两个字，幸福！”父亲幸福吗？当然不是。然而，那一刻，他确实是幸福的，这就是他最后的幸福标准，真不知那些因疾病折磨而失眠的长夜，他都一一梦见过谁？

客厅里至今还摆着一张父亲的照片。微笑中的父亲，已丝毫没了往日的威严、固执与偏激；而这些，早在我们童年时，早在父亲年轻的时候，都那么真切地领教过。当所有的恩恩怨怨汇成一本活字典，让我读懂了一个真实的父亲。父亲也一定知道，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一个懂得父亲的孩子，从此会坚定地沿着他留下的优点纠偏补弊，青出于蓝胜于蓝，也许，这才是父亲走得安祥的原因吧？

父亲的微笑，是一种过滤了所有的缺点、留下了所有的优点，永恒而慈祥的、真情而善良的，抛别了一切人间恩怨的微笑。是的，那是我微笑的父亲，带着微笑着从这儿离开。

父亲节俭一辈子，却从没有亏待过我。小时候爱看电影，父亲经常带着我去挤那些紧张的门票，挤到手之后就会面带微笑地亲我：“儿子，又有电影看喽！”父亲走后的很多夜晚，我又梦见他挤门票了。醒后才知，父亲已在天堂，也许，他正在为全家人挤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天堂的路远比人间拥挤，父亲即使抢到了门票，他一定不会进去，一定还在某个温暖的角落等我们，直到多年以后，一家人在天堂门口破镜重圆。

清明，让我再燃一把纸钱。天堂门票很贵，父亲一定很累，请别再节省。

清明深处

□韦良秀

清明，紧挨着四月的足尖，又一次向我们走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脑海中总会滑过一些熟悉的身影。那些记忆中的留存，在这一刻更加清晰生动，只是未等我伸手牵留，心底翻腾的触痛早已顺着眼角溢出。

千百年来，清明总与思念息息相关。在春回大地的清明时节，人们会很自然地怀想故去的亲人。缕缕青烟在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晕染开来，暖暖的春意和淡淡的惆怅在心中缓缓升起，这似乎是每年都要经历的清明情结。清明，是一个悲凉的词语；清明，是一个闻之断肠的节日；清明，是一个无法言语的意象。清明这一天，让你听见风声、雨声和鸟儿的歌唱，让你看见清晨的露珠、傍晚的阳光以及郊野上走过的人群。

“清明正是三月春，桃红柳绿百草青。秋千荡起笑声落，黄花青果争上坟。”清明节这一天，人们捧着鲜花，提着祭品，沿着山道，顺着花溪，迎着春雨，脚步急匆，走向深处的山林。一路上的感叹，稠密了清明的节气，而心中的悲痛，却稀疏了头顶的雨丝。那丝丝细雨，更在人的心里平添了几分忧愁。怀揣一缕对逝去亲人的念想，任光阴的柳笛吹响一世的希冀。那路边的迎春花，不止鲜亮了人间的哀思，更在闭目孕育花骨朵的修行里，让颜色铺展出深深的凝眸。清明时节的呼唤，把一颗欲滴的泪挂在思念的花瓣上，濡湿了太多往日的岁月。

年年鸢飞草长，年年春色烂漫，那些断断续续的片断也会在这个时节再现于脑海之中。先人们在世时的种种好处，在这个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对他们思念的同时，也会得出很多人生启示：我们不仅仅要怀念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更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都能在有生之年因自己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世代流传的清明，是亲情与血缘情感上的清明。对于崇尚亲情和文明礼仪的中国人来说，清明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割舍的节日，是一个追思、悼念亲人的机缘。即使处在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习俗也会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天，生人在墓前与先人对话，感受过去那难忘的如海亲情，咀嚼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